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柯山集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謄録監生臣沈錦

柯山集卷三十七

宋 張耒 撰

論

樂毅論

吾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謂伊尹放大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為王業之

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而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敝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毅之計

而騎刧代之矣由是觀之毅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攻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業之事也且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為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為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

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余皆不信之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為恩而鄉閭之鬬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為

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恝然而已哉〻〻誠以爲事至于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偲偲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恒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

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直復怨則理已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禄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禄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

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免於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如必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偽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為賢而不舍仁義而求自便也不強以為賢故為善者不難不拾以為便故不為者有所畏夫人不

可不為而為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為不可易也

田横論

予讀田横傳横之將死告其客曰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

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為亂葢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成其本心葢亦如田横之所耻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懐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耻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

祖之時韓王信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内外搆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祼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魏豹彭越論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耻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畧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放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

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

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并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嘗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强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一有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知而況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

然而為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彼雖欲殺不

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為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為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為我用故也三人之為我亡楚也非為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别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況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囚之

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予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諸將百計諭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

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鄧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

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𧂭民其驍武勇鷙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祖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

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于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悍然而不信葢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毋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時必有以不義而止之者矣而莊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頴考叔為一言于飲食之閒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

意為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喻者然退而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辯折而服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為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

于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為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足以攄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為智歟故折人以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于心則

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方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葢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 陳平論

吾觀陳平使人刼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

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為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吕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刼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不悅周公

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哉

平勃論

吾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絶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禄産之庸人而

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恇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之葢如史之所載謂陳丞相使人刼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

既得北軍又不敢倡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于遇盜而使之束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刼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為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

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為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攷其所為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憑藉也特徼幸于一戰之間此其所為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馳騁徼幸于一戰之際者同

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為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潡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為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于吾何失哉此乎勃之智也

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衛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

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
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顧而非
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
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
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
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
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
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

為決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
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
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
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為天下之健勇者好之其明者未
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
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鋭是數者子儀皆若其不及
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
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

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彼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柯山集卷三十七

# 柯山集卷三十八

宋　張耒　撰

## 論

###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葢其心不専以其技易寵禄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為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

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覊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已開其利于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為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幾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

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已于禍而拳拳于晏子遷亦淺矣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攷信以嬴旣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慣然𢧐以浮詞以首遺人哉

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荊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攷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録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鬬爭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書而遷叙聶政荊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録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足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録

也

## 趙充國論

予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未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為徼幸之利而其術

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敵鬬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救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為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

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强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十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强而不能致匈奴于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强雖足以取而未可

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為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覔取彌年

而後成彼非惡建也以為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論

予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狄有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説大功不録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頸梟之槀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

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

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以尋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來者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

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説也

丙吉論

丙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急而一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徼

幸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
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
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
議曹教臣夫遂以能歸功于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
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
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
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
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吉脫宣

帝於死能絶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昌徼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丙吉相恨也

游俠論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脱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無可稱呂寛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脱寛于

死身自亡匿惑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茍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威畏誰非護者班固立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王鄭何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

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為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有小不善于仁未害也予觀王祥鄭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道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

丹皆盜當世仁賢君子之名而或屈於董賢或廹於王
莽使為姦者反依之以為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
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
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
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
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
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
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

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也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于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徼幸茍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强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

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厲嗟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知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卓之守塢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幸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王導論

予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以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鬬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也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

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强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强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去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

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羣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為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為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外裔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

紛而為保國之計茍無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内侮桓温桓玄之倔强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凌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强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

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于可為之時者得罪于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裴守真論

先王之禮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者其初未

始不自于諛夫盜儒茍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于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汙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

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狥其君予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令也佚則從令立觀舞令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

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闥之玩仙美鬼怪可駭之物雕韋織毳非法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説偷風瞀俗相扇而不知耻也可勝嘆哉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賊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

如故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子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詭道之常態意其人必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

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滕獨為尚父屈歟此于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韓愈論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列為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南蠻輕淫靡嫚之風亂以

西北悍魯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壊矣雖人才衆多如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獘者愈當貞元中獨卻而揮之上窺典墳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于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性則原于天論至于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者歟

柯山集卷三十八

柯山集卷三十九

宋 張耒 撰

議

文帝議

予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為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臾而去

其僭號謗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于國人而意亦且少伸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黄屋左纛非甚童騃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絶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

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爲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爲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平江南議

予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于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予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威德響振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

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予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嚮義之不暇豈不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為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為高帝將數年當將重

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為不服然則何為卒反乎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為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偽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偽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北面而薄其君以為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

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于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祖者奈何必待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偽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于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寶鏌鋣之利者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以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

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于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于强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藴禮其事業

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以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於盜賊

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為畏死耶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夫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

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之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斲匠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說

詩雜說十四首

衛武公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粺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昄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于恢大幸而治得于内則土宇廣于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攷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于内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于内則人相與攜持而去

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葢土宇昄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葢后稷教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葢免于死之謂生免于仆之謂立食而後免于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于民實生之者也

生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宫室之牆曰蕭牆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蕭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時率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公而後私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為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

再宿為信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夫如是而猶欲縶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為在此無斁而周之臣子為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

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武王之事既成而見于樂則大矣美哉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為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于大武言之葢

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于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伊尹

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之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毖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葢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于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為師召公固不悦之矣召公且不悦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耶此成王

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為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即政溢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即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蹻蹻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蹻蹻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于是成矣蓋治至于

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為邦至于可以即戎而後為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于書者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于禮者尚德用于戰者尚才故也斯馬思作作者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

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曰有驔有魚
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驔則無取于良二目白者目病
也是謂四種之馬

天下之亂起于無禮無禮起于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
于經界不正井田不均溝洫不修田事不勤先王深知
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其于省耕勸農之事常
首先天下之政故成王之涖政也名康公戒之其急必
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不過乃埸乃疆乃積乃

倉而已其後周遭變而述先公風化之所由而為七月之詩其急不過授衣以備寒舉趾以歷田備事之細至于捋薪剝棗朱裳索綯之煩其候時之謹至于秀葽鳴蜩斯螽莎雞之細則夫先王所以推本而要以成天下之務雖至煩而不厭者誠風化禮義之本莫不出于此故也予嘗攷信南山大田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為田萊多荒其陳先王之盛時上勤于卹農下力于治田之際自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

庾維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至于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于禹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隰廬立于中田瓜植于疆埸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于祖考而終于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初自于曾孫之能勸其民而農夫之能聽其上不怒以交其歡饁之以致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夫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祖考之樂此天下

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來出于倉庾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勸相之時而後乃及于禮樂祭祀之事葢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備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作夫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樂興和樂興而人君有福禄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要而後其言之序如此也而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遣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遂及于暮春新畬之事來麰康年之祥錢鎛銍艾

之細蓋治其國者其要莫急于此則王之戒羣于庶事詳于農事者由此故也雖然豈獨成王為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者高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夫建天下之諸侯飭來辟之歲事而止于稼穡之勿懈豈非事之所當先者歟夫惟王之所以戒諸侯者莫不首于農而五載而廵四岳其較諸侯之善惡以觀其國之治亂而制吾之賞罰也其慶始于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

賢俊傑在位未與焉其罰之也始于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亦未與焉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魯侯之頌也始于駉而駉之美首于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駜之美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夫成王高宗汲汲于此不亦宜乎夫始之于農敎之勤而終于有年之慶者誠以諸侯奉上之先務在是故也由是觀之則周之戒諸侯未嘗不然非獨臣工如此也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兔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蓷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葢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為勞辱而不恥耳未至於大亂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

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爲盡心未害也至于君子不爲盡心苟求免于飢寒熟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有蓷之亂使有君子其至是乎

諱言說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

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
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
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壯奪雄坐房奥
移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
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爲何求而
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
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
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

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說 原注為紹聖而作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簒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

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
禄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
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
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絶矣夫林甫之威
未慘于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
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
狼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
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

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昏淫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别黑白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虚無人上下内外皆從君于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

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 亂原說

國家之亂常在夫達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處之不懼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培壅將使為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過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于大亂而自亡此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

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于用兵瀆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蔡景之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子產豈求之他哉

柯山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柯山集卷四十

宋 張耒 撰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

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捲旗棄鼓裹創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于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于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于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

少章者自予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慨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于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為

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予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

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為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為諸生某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令其再也然端叔每别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

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説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先生門人之下列也其視慕端叔不足怪庚午某卧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愔愔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疾有間喜動詞色訪覔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

拳于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予言為贈行予在交遊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敵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彼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

謂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什百計也世
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人
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
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
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
以羈縻其父祖者制之也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絶于世
不在中國必在外裔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
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

而苻石竊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强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鵰不鳴要非祥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悔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幾者語邊事幾老將也謂某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

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蔬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為吏不茍于其職嘗主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黄岡予舊與之相聞而來黄岡也予方坐事屛居而熙老獨喜從予遊予謂之曰予棄人也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遊且累君熙老不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予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之不可解如此居黄岡無

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黄求予言贈其行予為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于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譽其貨呶呶也十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

業夙夜强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顧熈老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為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闥討謨黄閣也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為遺行之言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涕泣告予曰我不幸蚤孤既長而族人言爾先人名爾昧字爾曰昭父予實用之而未能言其説子盍為申言之乎予曰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旦晦必有

明也莫或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善惡是已為善于家而受爵于朝車服以旌之名號以表之為不善于幽而刀鋸斧鉞從之其始也人莫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子先人之訓子至矣子雖欲言之何以復加于敬之哉

楊克一圖書序

甥楊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奇惟古人有言夢者想也形神所不接

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爲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爾之好圖書幾癖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爲求則其夢授于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奇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以爲是三十一圖書者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玫吉凶明

將來三十一圖書曷足怪也哉爾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其所起葢古所謂璽用以為信者兂一旣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為人篆印璽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數為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務故併錄焉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攷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為而

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為百姓知不知皆為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絶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

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夫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鱉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于究邱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祕書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

潘大臨文集序

士有聞道于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言

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吝而不悔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狷士矣彼其心以為不有得于今必有知于後故甘心而不辭夫既已盡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不可知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故閬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謫黃州與邠老為隣邠老少學為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衆不悦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遊往往屈輩行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

千百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于困者後予蒙
恩去黄居于淮隂聞邠老客死蘄春予為之太息出涕
政和之初邠老之子𢡟既免喪拜予于兖邸出其先人
之文章若干卷求予為序予知邠老為詳義不得辭而
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曷足振邠老于無聞未必
不奪邠老之文而并棄之也而邠老生死之不遇如此

送秦覯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

乃成大抵悲愁悽婉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螿鵾鵊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氷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為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

内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隣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頼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黙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木之蟲危枝之翼鳴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逺矣而其功烈亦足以

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殀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楚之治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

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纔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為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大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享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予也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予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予宛邱予時年壯嗜酒馳騁世樂雖知至柔懷道而未暇問也爾後絕不相聞至今蓋十有八年而予出入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駸駸于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守汝陰一旦至柔惠然訪予于郡齋視其精爽動作與宛邱見時不少異既携其平生所嘗試之方授予以濟其病又教予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

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而真氣應之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也得者知之矣真氣來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經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則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為止觀司馬子微得之為坐妄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古道遠矣予三復

其言因盡屏其平日之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數十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足信謂是乎如吾至柔之論則尺素為多矣至柔隱居固始之野人莫見其面而時為人治病將歸求予書予書不工因誌其所教以告世之好道而不得其要者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

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為歌詞含思凄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予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絶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遊金

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嫱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葢有不可勝言者矣

許大方詩集序

同塵子許君大方吏于海陵謂予言平生仕宦四方所至輒為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集為一書求人為序取以冠于篇首今海陵之集將成矣子其為我序之乎予曰士方其退于燕間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往往英竒秀發之氣發為文字言語超然自放于塵垢

之外益有可欣者然一行為吏此事便廢敲朴喧囂牒訴倥偬既已變易其平生矣風雲之觀溷于泥塗泉石之想變于闤闠俗慮日進道心日消嗚呼士之道藝不進者以此許君以瀟洒出塵之姿屈首徼禄于小官又吏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憔悴無聊之歎尚何暇注心于筆研文墨之間耶然既已裒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是予所以喜為之序也

宗禪師語録序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來建化咸立門庭葢言為道詮
執之則為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具少分則夫言亦末
矣四祖宗禪師黄龍心之嫡子臨濟玄之裔孫學最上
乘悟第一義徧參尊宿法席歸住四祖道場雄啟度門
明揚政令雖洪鐘巨震固嘗動地雨花然古澗寒泉飲
即喪身失命至于拈槌舉唱斯辯宣揚門人記為後錄
若干卷已丑孟冬其門人義和携以示予求序冠其篇
首勉為書此幸無誚焉

錢申醫録序

予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為記自齊侍御史成至齊文王病凡數十人其察脉觀色所用藥劑湯熨之法皆載之以為後法所謂黄帝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其遺法往往見于此世醫所宜刳心而學者也尚何議焉予頃年謫官齊安隣郡蘄春有龎安時者高醫也其于黄帝内外甲乙諸書深矣予嘗從之遊喜聞其説而不能盡究也居無幾何安時死予為誌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嘗

治病或奇證變候有人不能曉者使具其說與所用藥欲載之墓誌之後以為後法而其家不甚曉知雖有所疏陳數十條皆無倫叙勉擇十餘事載之而予至今以為憾也近究邱閒居吳人錢申以醫録授予得之欣然葢申善醫而著為録其治疾之嘗效言其察脉觀色之方而往往著其藥物之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憾予不學醫不能與君上下其論顧益勉之求世之高醫而問焉子將有得焉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予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繫之于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于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于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焉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

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于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于飛鳥之遺羽玉藴于石而金發之兵切于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于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于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别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

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衞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

者其可信也哉故保信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柯山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柯山集卷四十一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沈容和

柯山集卷四十一

宋　張耒　撰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南頓令江君惇裕以書屬某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祀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為我述焉將刻石以詒後世某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

平元年生于濟陽而皇考欽實為南頓令帝嘗從父于此既得天下亦屢臨幸益平生之所遊處則邑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賜於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蓋無足怪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畆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羣雄芟夷畧盡撫有方夏覃及蠻貊聲教所曁比隆

武宣是宜暴鷙強伉玩兵黷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於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内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于禮樂驍猛之氣束于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典禮焕然一變舊漢之俗葢嘗以為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明章繼志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以後漢德不競破壞板蕩可謂極矣而仗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

之徒救于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于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弊蹈死而不悔至于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廵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

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元年又復南頓徭役同于濟陽則帝之于是邦豈若他邑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世後魂魄猶思沛吾意光武于南頓亦云

咸平縣丞廳酴醾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為縣即以宮為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為尉舍熙寧某年

始置丞于是遷縣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酴醿問之邑之老人則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特大于其類邑之酴醿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于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于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于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

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閫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于是劃百年之蟠據合歴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薙翦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寛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蠧矣而後為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强堅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于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

可謂盛矣于是封泰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汪洋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廵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鑾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貽後世示子孫以為歷世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而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醾之生當是時沾甞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

旄頭屬車皆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冰玉堂記

熙寧中予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于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絶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予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其是非與奪之際凛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葢得父之

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于世年五十餘為潁上令即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焉于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葢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予受詔校資治通鑑于秘書省是時公同時修史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在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于人者也方其激于義而作雖足

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畧而視其為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為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于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于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政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閭里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畧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蔚宗以

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言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浴沐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予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于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于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于牀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凝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氷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

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氷玉君為我實記之予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歳成一家之意與六經並傳父子之于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疏受于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含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若君家父子文學風節煇焯並著名立于父而顯于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

有也始予應舉時與道原之弟裕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益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于學而健于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予知氷玉堂之掃洒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固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為徒紓

為雲霓兮注為江湖偉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汙也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

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其里之人為予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興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為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鄙嗇不學自棄于夷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兄弟者與二宋君遊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為聲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已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于

廉耻徼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
耻者四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羲年令應
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意作祠堂于法典方
丈之西嗚呼為吏于鄉其有恩德久而民祠之者幾人
在位之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
書于國史士夫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尚書職方員外郎
致仕好修而自重直諒多聞之君子也其仲偉庠字元
禮為尚書都官郎中敏于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

貢禹彈冠者為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逃光武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君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没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

智軫禪師塔記

惟正法眼藏流布震旦涉其道者如恒河沙然根有利鈍知有深淺故號老宿宗匠者以之教人未免或滯於一隅而惟雲門正真大師文偃始以其道振于嶺表諸方大士無不斂衽與奪可否莫有間言雲門之後至雪

實重顯最盛於東南其嗣法門人衆矣而天衣義懷號為偏得其道自天衣之殁其法嗣往往出現一方四方禪學之所折中比丘載者學于天衣既得其道而隱德晦迹終始莫得而攷獨泉南比丘智軫問道于載而得法焉智軫少為儒卓犖有奇志忽悟世幻遂為佛徒既悟道于載人亦頗聞之嘗往楚州壽昌漣水淳化然師之道孤峻而行介若其徒非似之者莫能親焉某居憂山陽時嘗從師遊其所以開警者至矣每勸師火出其

有以為衆福而竊政其志益篤于已而慮于外尊其道而不安以及人也其後襄州守逐其部中禪院主者請住持師曰此將有訟矣不可因拒之而後果興獄逮捕甚衆而師獨免來京師師閒居天清士大夫有欲請師說法者師言佛化人各有分何待說為卒亦不可此豈載之微意歟或議師以為佛之道主于利物而師深閟其有不以及人豈佛意歟予曰不然五膳王食不入瓦缶四大海水不灌牛迹吾何容心哉虛無以受之則一毫

不以及物道當然也師以紹聖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夜右脇示寂于天清朝請郎李延世者辦其終事挈以骨葬於漣水淳化後若干年有盱眙楊某者欲刻銘焉以予嘗從遊而請銘請以此銘之復說偈曰

雲門大開士後世繼始祖具佛正知見建此妙法幢師滅度以久正法訛變時雪竇天衣二大士出見挽佛日回照嗣說雲門法裔葢其玄曾天衣有逸嗣孫曰比丘戴獨此具妙法付之智軫師軫真似其師曰道本為

已視人不我契不絶以一毫毋以天酥餜而投之穢罋是將不能受惟般若之累以是坐通塲俄即自謝去或悲後無述謂師道不顯稽首窣堵波師所在不滅

陵州縣山水記

陵州河東之寣邑也其民盡有唐晉之餘風儉樸而敦本而澤潞在唐為雄鎮以精兵聞天下故其民好武為健鬬夫以儉樸好武之民則其于山水奇勝之觀宜其忽而不治委棄而不惜也令縣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

遊於縣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榛而得
二泉焉其一出石下激石而聲琅然張君名之曰漱玉
其一出大石下而石狀若龜因名之曰龜泉會二水而
注之石螭之口以下達于大池構亭于泉側名曰爽氣
亭後為石磴磴窮為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喬林秀
木水石竒麗之狀皆悦可人意而不可以言盡也孔子
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
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

德哉予以為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予遊其行已操術其為仁智之類有餘矣而又好學而甚文予意其為政滋久政事日信于民以其簿書之簡日徜徉于山林之間仰喬木而俯清泉資之以烟雲魚鳥之麗把酒賦詩與夫雜見于文字言語者將超然世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

鴻軒記

鴻軒者張子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戇暗不見事幾得譴辱于聖世蒙垢忍恥于泥塗苟升斗以自養為欲自比于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予居此以己卯之秋其還也庚辰之春與夫蟄蟄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唯

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

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于泗而臨淮者又

據汴凡往來于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慓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於嚚訟爭鬬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於泗者于淮臨為最勞自予之來未幾而得安坐以治事與夫寮屬之往來而間以休于家者纔十一凡飲食之安朋友之歡疾病之養卒無有予亦幸未至于衰老病憊意猶足以及

之而今年之秋困于疾癘者數矣吾聞之君子之道使內不傷已外不傷物可也不當事物之責而求尸天下之至勞則傷已必求甚安至樂之地而不能必行所不欲則傷義是二者皆過矣擇乎中而無傷者君子之道也既求其凡主簿於此者名氏日月著之而又告之如此

思淮亭記

淮之源發於桐栢其初甚微或積或行洋洋而東旁會

支合滂沛溪溢連潁合蔡一流而下會于壽春其流浩然于是蛟龍之所藏風雨之所興包山界野而負千斛之舟又東行數百里而汴泗合焉水益壯其所負益重而遊者益謹旁沾遠溉豐田沃野物賴其利而縈抱城郭間以山麓洄洑清泚長魚美蟹茭蒲葭葦之利沾及數百里而南商越賈高帆巨艫羣行旅集居民旅肆烹魚釃酒歌謡笑語聯絡于兩隅自淮而東與潮通而還于海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凡風平日

霽四時之變與夫蛟龍風雨之怪無所不歷而今也得官於洛陽之壽安而官居福昌凡風俗之所宜飲食之所嗜與淮之南異矣官居之西有泉幽幽出于壯阜淪而注之有聲淙然聚為小潭其上有亭環以修竹吾遊而樂之漱濯汲引無一日不在其上而時時慨然南望思淮而莫見之也于是易亭之故名曰思淮焉夫士雖恥懷其故居而君子之于故國也豈漠然若秦越之人哉故孔子之去魯也遲遲吾行也曰去父母國之道也

君子不敢樂其所私而無志于天下故自其壯也則出身委質奔走從事于四方以求行其學至安其舊而樂其習豈與人異情哉特與夫懷土而不遷異耳夫棄故而不念流寓而忘返則必薄于仁者也予既不敢愛其所處出而仕矣然少之所居處耳目之所習狎豈能使于漠然無感于中哉且夫懷居而不遷流寓而忘返者均有罪矣然與其輕棄其舊也則畧于所習者不猶厚歟

柯山集卷四十一